

睡眠是條大河

顾城 著



插图本



睡眠是條大河

顾城 著
插图 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睡眠是条大河 / 顾城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99-4961-1

I. ①睡… II. ①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3099 号

书 名 睡眠是条大河

著 者 顾 城

绘 图 顾 城

选 编 马铃薯兄弟

校 阅 顾 乡

书 名 题 字 车前子

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

责 任 校 对 韩蓝蓝

装 帧 设 计 刘 俊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961-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小说 | （1983—1992）

伯乐不乐	2
不速之客	5
钟声	10
无毒蛇	11
偶见	15
劣等生	18
在“顶峰”一侧	22
飞机进入平流层	25
阿尔斯先生走上讲台	27
长鼠阿古	29
夏日	31
传承	33
母亲	35
皂角	40
亨米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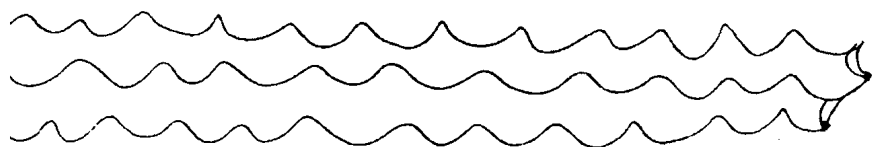
随感 | (1984—1993)

无端比较论比较	50	
“半”字歌	53	
两端	59	
课堂	61	
侃山	63	
七节虫	68	
有念	70	
挫折	73	
城墙	76	
兔子	79	
依莲娜和黑子、福子、花子	88	
罕语词点 城语不全（节选）	96	
短文（西方人……）	101	
短文（人生……）	102	
短文（这是一个……）	103	
短文（睡意……）	104	
短文（会碰到……）	105	
短文（铅笔在……）	106	
短文（一个作品……）	107	
恢复生命	109	
神明留下的痕迹	120	
关于现代主义	157	
从自我到自然	168	
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	179	

对话 | （1987—1993）

《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	200
“别有天地非人间”	209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227
与穗子谈	241
你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久已存在的	246
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	269

小说 | (1983—1992)



伯乐不乐

伯博士发现了千里马，这是当然的事，史书上早有记载，当晚的电台也广播了，吕博士、韩博士、淮博士及至司马教授、东方院长都打来了祝贺电话，使湮没纸上的功绩闪现出新时代的荣耀。千里马也拍了照片，受到十星级宾馆待遇，饭菜可口，起卧有专人侍候，有大沐浴间和大毛巾擦身，有特设的医疗队护理，还有保镖和一个平原连着山地的大广场奔跑，日子过得伯博士都羡慕，眼下拍卖价正分秒翻番地上扬，直奔吉尼斯千年纪录了。

好歹一天过完，伯博士平生首次躺到席梦思上，决心美美地睡觉，将自古的忧虑抛出梦乡。睡没多久，伯博士居然被持续的近似泥石流的轰鸣声吵醒，只好推窗看看究竟，一看不得了，以为来了赵魏韩联军，只见弯下去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倒是不见战旗；抓过望远镜，一片跑的原来全是畜生，有斑马、野驴、非洲羚羊、北极驯鹿，嗨呀，什么家生的、野生的、奇蹄目的、偶蹄目的，全都狂奔来啦，尘土蒙蒙的晨光之下，甚至还看见了鸵鸟和大袋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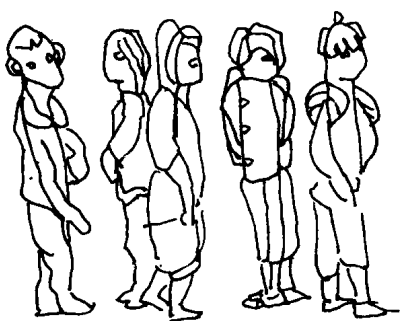
了得！孙子说，孙子是晚辈还是先辈也查证不清了，情急如火，

就听他的吧，叫做三十六计，逃为上。伯博士光着脚，披着睡袍，敞着小腿，抓着望远镜，穿地下室，翻铁丝墙，过人才学院操练广场，一时间飞檐走壁，秃顶亮得像颗大流星，运行速度肯定超过了千里马；还不待伯博士夸耀这许多现代工事，建筑学院就保佑了他，看门人还没醒，他一头撞进去，就直奔山顶他自幼熟悉的老碉堡。为了看门人醒着他也能不断享受碉堡，伯博士正申请从人才学院调来建筑学院。碉堡历经战火依旧如故，引得现代人都来研究，于是围绕着碉堡成立了建筑学院。依伯博士的经验，人世世代代再怎么研究创造，碉堡也是不变的。撞上碉堡门，伯博士就看见了草莓。

这草莓可是美餐之最，伯博士就是采草莓之际看见的千里马。有草莓有碉堡伯博士就难不倒，就是因为没给难倒，伯博士才从春秋度到了现代。伯博士是懂乐观的，他一边上台阶，一边数草莓，顺便算算还可以不给难倒多少天。上到顶，伯博士一看表，八点，也算是到了工作时间，他举望远镜开始观看，看呀看，他就是凭着这看的功夫当的博士，当了博士就更要看——黄耳朵、红耳朵、长耳朵、短耳朵，全都跑得跌跌撞撞了，伯博士乐了又不乐了：都说“伯乐不常有”真是不常有，可说“千里马常有”道理何在？伯博士当了博士，驼鸟都来求见，千里马哪可能不来？可千里马呢？伯博士看呀看。

伯博士直看到烟尘落下，算是尽职，正想回家，忽然影影绰绰，在最现代的望远镜那端，在更远的地方，在青山白水之间，他清晰看见，确有一些奇美大物，悠悠漫步……

初刊《天涯》1983年4月号



“想呀！……就想过了世世代代。”

不速之客

—

大汤姆听见敲门，便自然地开了门。

来客是生人，一高一矮，都穿着在暗处发绿的衣服。

“你们找谁？”

客人不动声色，绕过他，穿过客厅，迈过椅子，坦荡地进了大汤姆的卧室，也不在乎皱得难受的被子，就躺上了床。

“怎么啦？你们找谁？天哪！你们干什么？你们是谁？你们——”

高一点的，咿！相当高的客人欠身拉拉鞋带，脸侧了侧：“我们不找您，我们住这儿。”

噢？大汤姆被这种高质量态度弄懵了，半分钟才找到庄严的语调：“先生，这是我的家，请出去。”

“我不反对。”矮一点的拍拍枕头，就睡了。

“混蛋！猪！”

大汤姆被激怒了，他捶床栏，破口大骂，扯起被子丢向天花板、暖气片和小美人图。可有什么用？两个混蛋越睡越死，毛森森地，他们甚至开始流口水了！

“吱——！”大汤姆发出古怪的声音，举起一把折椅就要丢过去，刹那间他想：“唏！我会打死他们的……”

他放下折椅，神经质地咬着拳头，满地转圈，企图用剧烈颤抖的理智判断：醉鬼？疯子？对，疯子——疯……入院放假；打电话！

电话不通，又拨又不通；他身后的鼾声越来越响，大汤姆怕自己进疯人院，就压住一声吼叫，抓起外套，跑上了街。

二

见鬼，街也发绿，花岗石灯柱下长着青苔，公共电话不是取消了，就是挤满了人；警察局门前居然水泄不通，莫非家家都进了疯子？大汤姆在晃来晃去的头发间，看见了一个通告：

庄严通告

本警局只接收构成人身伤害和私产挪动的报案。如鼻子流血、碎玻璃扎了中指，果酱吃多了，烟灰烧了长裤，打火机没有归还，花盆放错了窗台，将灌了工作单位墨水的钢笔带回老家，买原子弹不给现钱……等。

如果所报案件在以上范围之外，像两人去一人家里休息并且发生争执等，本局概不理睬，并罚款……元……角……分……厘。

妈的，大汤姆看着，觉得脚向下陷：“站起来呀站起来！”他唱了

两句才又站起来，于是发现了接下去的两行字：

……如果果真发生了这类争执并且不知道怎么办，可酌情去找大法官索亚亚，由他来告诉你怎么办的办法……

还不太糟，大汤姆庆幸总算没有错过这段话。

三

大汤姆推开法院那扇黑门的时候，大法官索亚亚正在往咖啡里加糖。他非常友好地接待大汤姆，拍他肩，握他手，问他是不是喝点什么，并且听完了大汤姆几近流出眼泪的控诉。

然后大法官吹着热气缭绕的咖啡进入思考，又抬抬肩，把思考结果一五一十地说给大汤姆：

“大汤姆先生，您的处境很令人同情。可同情在法律上并无意义。这属于房产纠纷，本法院不受理这类案件，已经有多年历史。”

什么？大汤姆像挨了当头一棒，又向下陷，他及时唱了两句“站起来”才问了回去：

“那你们受理什么呢？”

“什么都受理呀！除了房产纠纷。”大法官面目和善得都称得上天真了。

“除了房产纠纷！”大汤姆一肚子气膨胀起来：“那什么地方受理呢？”

“只有这里受理呀！”大法官面目继续天真着。

“那为什么你说不受理呢？”

“这属于房产纠纷啊！你还没有懂吗？”大法官神情天真得又够

得上和善了；“这类案件又多，又不易辨明。”

不易辨明？这还不明吗？！大汤姆几乎要在硬木地板上跳印度舞了；他顽强地控制住自己问道：“要是我打烂自己的椅子和那两个家伙呢？”

“侵犯人身，警察管，我们也管。”大法官显出了漫不经心。

大汤姆气愤到了顶点，竟无精打采起来，他用粗指结轻轻敲着椅背，最后叹口气，出人意料地说：“法官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住址？”

他想法官会诧异，就努力笑一下：“我想成为您的朋友。”

事情够古怪的，可大法官像是并不觉得，他像中学生那样打个框子，就把亲笔签名的名片放在了大汤姆掌心的命运线上。

四

海伦街 121 号！实在不坏，这么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大汤姆一下闪进转门，心里就禁不住冷笑：“法官老头，你对自己的房产纠纷，也不受理？”

大汤姆在紫红的毯子上走着，笑着，竟没意识到，碰到的人都有点熟悉，衣服在暗处都会发绿。特别是那个开电梯的，边看名片边用眼角斜他，刚才一接过名片还推了他一把，好像他不会上电梯似的。

电梯升得忽快忽慢，脚下像有了弹性；大汤姆忽然想：大法官该有太太吧？在不在家？是像苹果还是苹果干？要是家，该说什么？万一再有一个小毛头，哦，上帝！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他猛然恨起自己来：为什么不赶快结婚？有个夫人，嗯，大汤姆恍惚觉得，有夫人有孩子，就不会有“房产纠纷”了。

就在大汤姆犹豫不定，几乎要打退堂鼓的时候，电梯门开了，大汤姆不由自主就走了出去——

奇怪，是个房间？谁的房间？是个空房间，狭长的打着铁网的天窗外亮着白天；哗！身后又一道铁栅关上了，真保险，真像个监狱。

过了好几分钟，发呆的大汤姆才打了寒噤，他看出这就是监狱！——就是电视上老放的每天张大嘴巴不说话的地方……

四面墙日夜闪动着一条字幕：“想想，如果你要明白。”

想呀！大汤姆抱住头，蹲下想来想去，就想过了世世代代。

初刊《星火月刊》1983年第7期^①

^① 初刊时题为“镶在墙上的电视”。1992年底作者自编小说集时改为“不速之客”。

钟声

斯巴底大钟塔上的钟，缓缓地响了，好像木质的时间碰到了金属的门。空气中都布满了唱片上的波纹。

剧作家躺在那，整个面部都浸在阴影里。他不想死。

他一生都在写，咳着写，笑着写，哭着写，无动于衷地写，有头无尾地写……他一生都没有成功。

他没有饿死，也没有冻死，至少此刻还没有。大剧院是宽宏的，剧本即使战败了，被杀了，没有上演，都还可以得到少许的抚恤金。硬币是微小的，但如果源源不断，也能铺出一条人生小路。

剧作家不是饿，他是病了，是老了；他不想死，所以也就一直活着，把面部从容地浸在阴影里，手微微张开……

他在等自己的抚恤金。

钟声，世界充满了某种金属的震颤。

初刊《天涯》1983年4月号

无毒蛇

爱玛，我认识你吗？从你桔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你的惊讶。我从前和你一起玩儿过吗？别以为我是故意的，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刚才那个厨娘把我领进漂亮的厨房，叫我喝麦片粥，你又把我叫出来，我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推开门，对我叫我的名字，我才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我正在看茶缸上的小猫。厨娘叫我别走远。“别走远”是什么意思？在墙的包围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在走远吗？我走出来，和你，斜着走下绿台阶，有人看我。我不知道我认识谁，谁都好像认识我。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都摸摸我的脑袋，说我小时候多好。我现在怎么了？我只能想起刚才。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我头脑里的东西都没法联接起来，刚刚向一个点集中，一松气就又都散了。

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这里边一定有一个安排。

刚才我就在想了，接近了边缘，但那边是空的。我现在明白了，你眼睛里有一种酒的颜色，是很好看的。我什么也没法判定，所有东西都是不认识的，都不应该是不认识的，我不能根据它们去判定